

中学生不可不读的
微型小说名作

任 敏 主编



沉重的表扬

東方出版社

中学生不可不读的
微型小说名作

任 敏 主编



沉重的表扬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重的表扬/任敏主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3
(中学生不可不读的微型小说名作)

ISBN 978-7-5060-4487-5

I. ①沉… II. ①任…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4148 号

沉重的表扬

CHENZHONG DE BIAOYANG

任 敏 主编

策划编辑 刘智宏

责任编辑 陈晓燕

封面设计 阳洪燕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65289539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4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4487-5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沉重的表扬

沉重的表扬	凌鼎年/3
新衣旧衣	邵宝健/6
上帝之手	马新亭/10
联 想	刘建超/13
采桑叶	凌鼎年/17
几重门	马新亭/20
姜老过	杨小凡/23
谁说只是个游戏	凌鼎年/27
放松 47 分钟	邵宝健/30
没有年代的故事	刘建超/34
请给我签个名	凌鼎年/37
要求代写书信的女孩	凌鼎年/40
装 潢	郭学荣/43
哥们,我驾照考出了!	凌鼎年/47





伯仲之间 |

伯仲之间	凌鼎年/53
陶士周	杨小凡/55
病中吟	凌鼎年/58
高高举起手的胖胖	刘建超/61
神针李	杨小凡/64
神手梁	杨小凡/66
走,去黄河口!	凌鼎年/68
段老谋	杨小凡/71
天鬼刘	杨小凡/75
精神病患者	凌鼎年/78
吴状元	杨小凡/81
独臂闵	凌鼎年/84
查 龙	杨小凡/89



即兴发言 |

胡屠夫出书	李永康/95
栗树籽酒秘方	王琼华/98
背 后	王琼华/102

生意经	郭学荣/106
文 竹	邵宝健/109
即兴发言	邵宝健/112
孟乾一	杨小凡/115
出言不慎	邵宝健/118
夜 访	邵宝健/122
狗官司	凌鼎年/125
我的美丽	王琼华/128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叙事光盘	蔡 楠/135
失窃的尴尬	马新亭/139
领导经过的地方	刘国芳/142
母 亲	曾 平/145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马新亭/149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马新亭/152
千万别再带记者作家来了	凌鼎年/155
爱 好	凌鼎年/158
未来生活	马新亭/161
阿庆伯	凌鼎年/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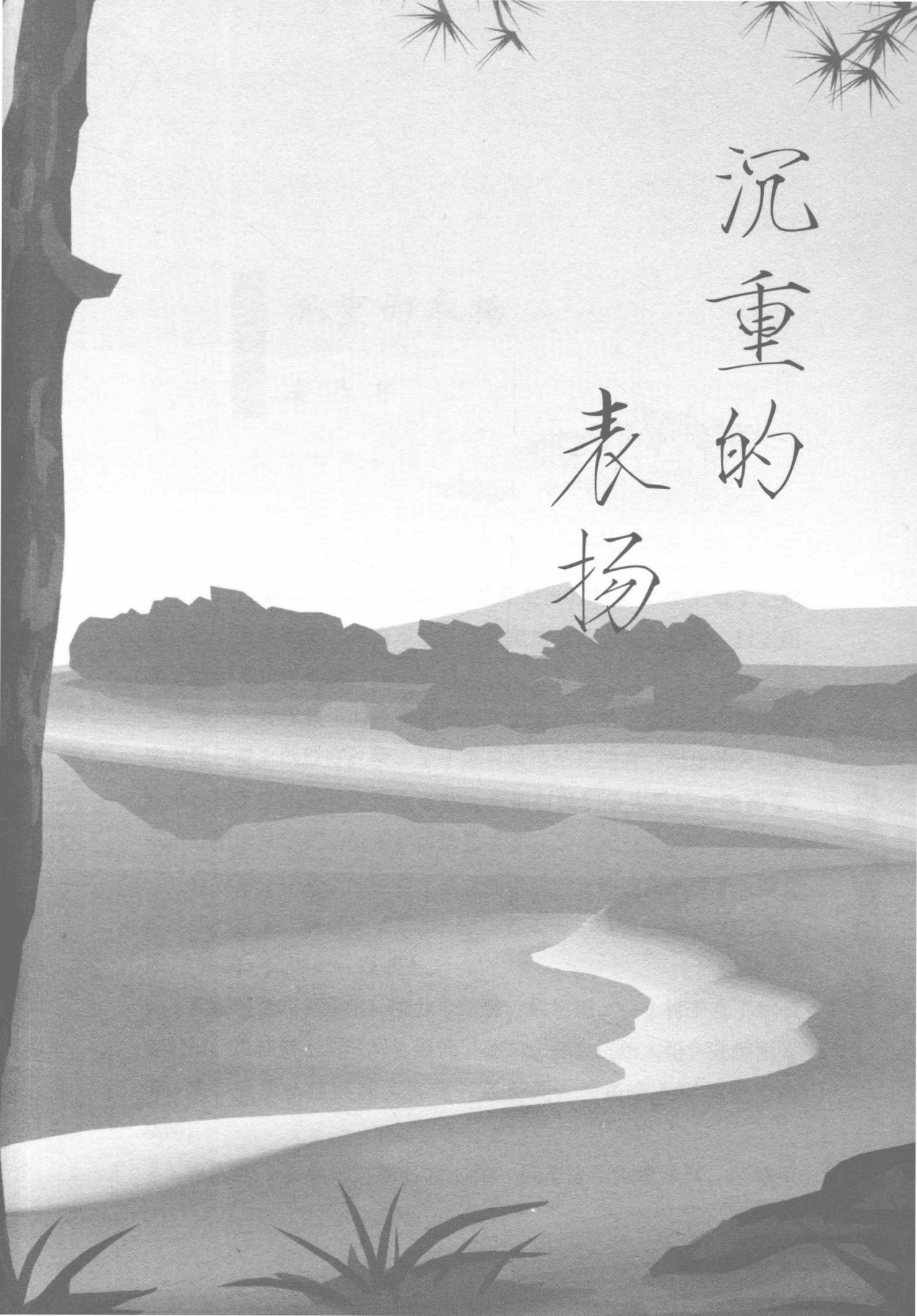




人生百相 |

洪先生	杨小凡/169
余知州	杨小凡/173
雷茂林	杨小凡/175
一人三面	蔡楠/178
酆少爷	杨小凡/183
戚少蓝	杨小凡/186
车祸或者车祸	蔡楠/189
任路德	杨小凡/192
生财之道	凌鼎年/196
王学	杨小凡/199

沉重的
表扬



沉重的表扬

凌鼎年



2007年夏天，泗水村的村民意外地发现村里出现了蚊子，结果一村人奔走相告，兴奋不已几乎村里所有的人都在传着：村里出现了蚊子了！村里出现蚊子了！！

第一个发现蚊子的村支书像是立了大功似的，在村民面前到处展示他手臂上的蚊叮红块，至于那只被他拍死的有一泡血的大肚子蚊子，村支书还轻易不给人看呢，生怕村民们争先恐后来瞧稀罕，不小心把这只罕见的蚊子尸体给弄丢了。

有猎狗一样鼻子的记者尤至立闻讯后，立即连夜撰写了一篇文章采斐然的报道，题目是《“死水村”有蚊子了！》，发在了2007年6月18日的一家国家级报纸上。

真可谓新闻年年出，唯独今年殊。你想想，一个村子有了蚊子也上报，这够得上新闻吗？但读了此文，你会恍然大悟，并感慨万千，从心底承认这确实确实是一条新闻，一条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闻。

原来这“死水村”原名泗水村，早先这儿山青水绿，环境可

沉重
的
表扬



好呢。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乡镇工业后，一些城市的小化工厂陆续搬迁到了这儿，不几年，河水或变黑，或变黄，或变红。树枯死了，草枯死了，鱼不见了，鸟不见了。到90年代初，连苍蝇、蚊子也不见了，那股味实在熏得让人受不了，好端端的一个泗水村就此变成了“死水村”。

当地领导痛定思痛，下大力气治污，关停并转了多家小化工厂，限制了污水乱排乱放等等，经过几年治理，如今终于初见成效，这能不令人高兴吗？难怪泗水村的村民见了久违的蚊子比见到大熊猫来到村里还欣慰。

有位细心的刁姓读者依稀记起十年前好像在哪家报上曾读到过一篇关于泗水村蚊子灭绝的报道，经反复回忆，这位刁姓读者终于记起，那报道也是这家国家级报纸刊登的。他索性做起了有心人，翻阅了自己的分类剪报，功夫竟没白费，他在环保专题里查到了一篇署名“肖涉溪”的记者撰写的报道，题目是《没有蚊子的泗水村》。文章写得很生动，写他在报社当实习记者第一次下乡采访，从小怕蚊子叮咬的他，带了三星牌驱蚊香与避蚊叮油等，以便抵御乡下成群结队欺生的蚊子大军，但到了泗水村后，发现这里的村民没一家用蚊帐的，更不要说用蚊香了，因为这儿已好几年都没有蚊子了，一只也没有，那些村里的孩子已不认识蚊子是啥样子的，记者感叹说：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无蚊村。还说如果不是亲眼亲见，他也不会相信云云……

刁姓读者后来把两篇剪报都复印后寄给省报，但省报未刊登，连回信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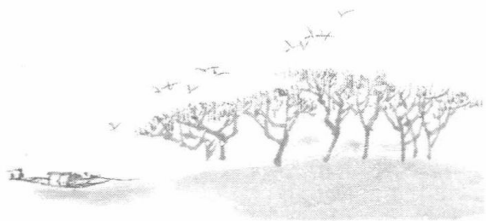
刁姓读者不死心，又通过多种关系，打听写这篇报道的记者为何人？结果更使他意外的是，据说尤至立就是肖涉溪，肖涉溪就是

尤至立，这两个都是笔名，当年这记者刚到报社，还是实习生，所以起了笔名肖涉溪，意谓小实习生；现在嘛，老资格了，有资历了，所以化名尤至立。其实，他的真正名字叫——算了，他的真名还是不提吧，免得脏了读者的耳朵。



新衣旧衣

邵宝健



潘君家这几年经济景况渐好，于是不断添置一些新服饰。由于家具偏旧，置放服饰的衣箱少了，就打算在室内小范围地装修一下，添几个衣橱、衣柜，目的自然是想取放衣服方便一点。这项计划实施前，最迫切的看来是彻底整理一下家里的各式服饰。

在一个双休日，潘君在其夫人的协助下，把皮箱、木箱、木柜和竹篮里的新衣、旧衣全部倒在客厅里，进行一系列分类活动。

这些春夏秋冬的数百件衣服，大致可分为几大类：新的，合体的，或可以继续穿的；稍旧的，可穿——比如干粗活或下厂、下乡劳动时派用场；不准备穿了，但尚可作旧衣服卖给旧衣店的；作破布废品处理，论斤两卖之。

潘君忙得满头大汗。把衣服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等级，分门别类地装进从朋友处要来的大蛇皮袋里。腾空后的皮箱、木箱和竹篮之类的什物，弄到阳台上晒晒太阳。

这当儿，楼下有收购废品者敲着小钢壳，亮着嗓子吆喝：“旧报纸、废塑料、破衣裳有得卖哇？牙膏壳、可乐瓶……有得



卖哇?”

楼下的邻居纷纷把家中的废品、破烂售之。

潘君就动心了。他把那位收废品的青年汉子叫上楼，指了指墙角的那几只大蛇皮袋，说：“你看看，那些旧衣裳能值几个钱?”

那位青年汉子伸出粗糙的、脏兮兮的手，在蛇皮袋里捣鼓了一下，露出一口白牙：“老板，每公斤 2 角，这些东西收购站不稀罕。”潘君便和他讨价还价，最后以每公斤 3 角成交。几只袋共重 40 公斤，得 12 元；另外卖了一些旧报刊和空瓶、空罐等，得 18 元。共计 30 元。

潘君收回三张“大团结”，调侃道：“你刚才称我老板，我不是老板，而你才是老板哩。”

操外地口音的青年汉子笑了：“哪能呢？苦力的干活。家中还有老母妻儿，难呢！”说是这么说的，但从他愉悦的音容里，可推测他从这笔买卖中多少能赚到点钱。

约摸过了两个小时吧。那三张“大团结”早已上交“国库”。潘君夫人似乎为夫君的劳累而感动，亲自为他沏茶点烟。气氛融融乐乐。

读初一的女儿从同学家玩够后，回家来了。她的上衣弄得很脏。潘君夫人拟给女儿换件新买来的上衣，就弯着腰在傍衣橱的大蛇皮袋里找。几下一折腾，潘君夫人大惊失色：“糟了，糟了。老潘，你是怎么搞的，把好衣服给卖了!”

潘君一检查，顿时人蔫了。拿走了的几只大蛇皮袋，其中一只只是女儿的好衣服，而另一只准备弃之的蛇皮袋仍鼓鼓囊囊地像个矮胖子蹲在墙角。损失惨重！那袋好衣服起码值 800 元，那些毛衣、毛裤不说，单单女儿的一件新风衣和一件新 T 恤衫就足以叫人心痛

不已。

这也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在讨价还价中弄错了袋子，也可能称重量时，直接钩袋，没加注意。可能性最大的是那个汉子故意调了包。错就错在连袋一起给了对方，否则还是有机会发觉的。

七可能八可能，只是要追到人是不可能的。

“这些人外表看看怪可怜的，其实都是黑良心，没有一个是好人。”

潘夫人愤愤地说。

潘君一个劲儿抽烟：“都怪我太粗心了。平时，我还算细心的。唉，真晦气！”

女儿倒识大体，宽慰父母：“算了算了，就算我穿衣费了点。以后少添置些就行了。有些旧衣服改一下给我穿，化旧为新，也能省些钱。”

到了晚上，潘君夫妇连电视也不看，气闷闷的，一宿无语。

翌日一早，屋外有人敲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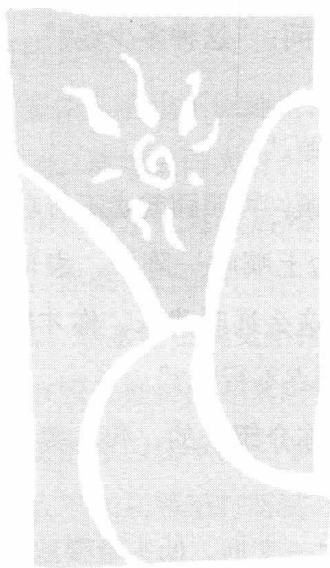
潘君启门一看，愣住了。原来敲门者是昨天来收废品的青年汉子。他拎着一只大蛇皮袋，白牙闪烁：“噢，老板，我是来问问，你们是否弄错了——这些衣服很新，很时髦，即使要出售，也不应当以破布论斤两。担心你们着急，所以……对不起哟！”

潘夫人也出来了，见状，眼圈竟湿了：“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 好小伙子，谢谢你了，好心有好报的。”她的心里涌上殷殷谢意。

“老板娘，别这么说，没事的。出门在外，以诚立身。对不?”
他的脸上淌着汗，笑着说。

潘君的心沉沉的。这世间的事真使他有点糊涂了。

青年汉子把带来的袋子留下，换走了另一袋旧衣服。“当、当、当……”他又在吆喝：“旧报纸、废塑料、破衣服有得卖哇……”他的声音连同那辆旧三轮车的影子，渐渐地消失在小巷深处。



沉重
的
表扬



上帝之手

马新亭



表哥带着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到我这里来买东西，挑选一阵子，那人指着一款东西问：“这种多少钱？”

我说：“7200 元。”

那人说：“照顾照顾。”

我说：“不能再照顾，再照顾就卖不着啦。”

那人把表哥拉到边上嘀咕一阵子，表哥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他是我的主任，这么远叫我来，你才照顾 200 元钱，你让我回去没法说话，你少要点不行吗？”

我说：“正因为是你介绍来的，我才卖那个价格，总不能赔本卖吧？”

那人凑过来，递上一支烟，低头哈腰地说：“再照顾照顾。”

我把他的烟往回挡着说：“我这就是给你的进价，没多要谎。”

表哥和那人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

我想，这回表哥记恨着我，怕再也不会来。

没想到几周后，表哥又领着一个人来。